

【坊间叙事】

## 变脸

□初曰春

一看小白脸……康钦海到嘴边的话戛然而止，再次投来挑剔的目光。这很容易叫人浮想联翩，比如余下的那半句：一肚子坏心眼。

李奇心想，发肤受之父母，天生这么个肤色，又能怨谁？他敢怒不敢言，毕竟还得仰仗人家。

康钦海常来厂里转悠，每回却都是扮高冷，要么一言不发，要么吹毛求疵，说能搞懂二维码就中，四维生态纯属吹牛扯淡。

李奇百思不解的是，康钦海是区农业农村局推荐的高级农艺师，绝对是业务方面的大拿，居然念叨不打农药、不施肥就种不好番茄这种话。这与团队定下的目标南辕北辙。

没错，他们要在黄店镇打造植物工厂，首先要攻克的难题是消灭农药化肥残留。问题是四人并非科班出身，对管理蔬菜大棚两眼一抹黑。

其间有个小插曲。得知王博在乡下折腾大棚，二老恼羞成怒，说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却又回到农村，把书念到了狗肚子里。想想也是，他们原本在各自的岗位上风生水起，如今这差事的确叫人匪夷所思。

王博只好跟家人解释，天下父母最心疼的是儿女，起码要让孩子以后吃上安全的农产品。那会儿小两口正在备孕。

在人们众说纷纭，笑话他们过于理想主义时。爱好体育的田庆升老成持重，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咱摸着石头过河，刘翔再牛，也不是一出娘胎就会跨栏。

大棚产业在镇上有三十多年的历史，四人便走进田间地头，向农民讨教病虫害防范技术。生来外向的邵国超发挥了大作用，光那些录音就害得手机内存告急。

这是去年春上的事情。当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告诫他们，不能想一出是一出，都说听人劝吃饱饭，生怕投资打水漂的他们心里越来越没底。

7月份，占地100亩的一期大棚投入使用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康钦海又来指手画脚，嘲笑他们眼高手低。李奇当时脸色难看，红了又绿，绿了又红，末了憋得像个紫茄子。

团队决定绕过倚老卖老的康钦海。万万没料到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用李奇的话来讲，老康同志像块狗皮膏药，撵都撵不走。谢天谢地，康钦海没再冷嘲热讽，大棚建好之后比谁都上心，先是令他们高温闷棚，又联系厂家备货，为他们提供黄板和蓝板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前者是借助高温杀死虫卵，而后者则是“色诱”白粉虱、蓟马之类的害虫，实现物理防虫的目的。李奇猛然意识到，之前或许误会了康钦海。

9月15日，他们在棚里植下了希望。如愿以偿，头一茬番茄喜获丰收，这令团队颇有成就感。让李奇倍感无奈的是，康钦海又来泼冷水。

龙年春节过后，李奇应邀去局里开会，发觉自己眼界还不够开阔。局领导在会上讲了很多，其中一句让他思绪难平：以定陶为中心，方圆200公里内有1.2亿人口。听话听音。单从效益来论，这意味着未来大有可为；若是从保障民生来说，提高产量和质量更是迫在眉睫。毫无疑问，李奇等人还有很多目标尚未实现，譬如申请绿色产品认证，再比如推进二期大棚的建设。

四人起早贪黑，最先爆发家庭战争的是王博。有邻居说他成天不顾家，八成是外边有了人。架不住总有人搬弄是非，致使怀上宝宝的妻子疑神疑鬼。其他三人也同病相怜，回到家里倒头就睡，啥家务活也不沾手，甩手掌柜的做派势必引发矛盾。莫名其妙的是，家属们只闹了几天，随之偃旗息鼓。

正所谓家和万事兴，有了家人的支持，团队成员可以心无旁骛。时间不等人，他们紧锣密鼓地筹备占地130亩的二期大棚建设。

巧的是，局里计划推行“菌菜轮作”模式，苦于缺少实践基础。想到200公里与1.2亿，他们主动请缨，将试验点设在了一期大棚里。

此时因番茄口感好，上市的“番盛美”打响了品牌，可谓供不应求。康钦海似乎故意作对，又来挖苦他们不务正业。李奇等人哭笑不得，合着真是门缝里看人，太不把他们当盘菜了。事实上，这模式简单明了，无非是解决夏天大棚温度过高无法种植蔬菜，用食用菌来增加菜农一季的收入。在他们的理念中，别说国企理应有所担当，哪怕是个人项目也得识大局。

那当口，黄店玫瑰开得正艳，李奇触景生情，说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齐放春满园。得，磨刀不误砍柴工，反正二期是7月才开工，到时候用事实堵住康钦海的嘴。

毫无疑问，经农业专家反复论证的模式是无懈可击的，只不过局领导不想喊口号，故而按部就班地搞试验。他们成功了，翔实的数据摆在眼前，可以在全区推广。李奇很想去康钦海说道说道，怎奈他忙得焦头烂额，根本无暇顾及。

眨眼到了年底，二期大棚的番茄开花结果，一切都欣欣向荣。喜事连连，王博的女儿也出生了，这天他招呼大家喝满月酒，并将康钦海敬为座上宾。

康钦海破天荒地换上笑脸，指着李奇说，不中，你这张脸晒得黢黑，会变脸哩，倒像咱镇上的名片。

李奇恍然大悟，敢情康钦海用心良苦，晓得年轻人不服输，故意使了激将法。李奇心里乐上了，因为黄店的特产是“一红一绿”，红的是玫瑰，绿的是蔬菜，“名片”一说是对自己的最高褒奖。

事已至此，就不卖关子了。之前家属们为什么会变脸，原因其实您早就猜到了——对，老康是说客。

（本文作者系作家，编剧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）

【生活小景】

## 爸爸花

□林丹

天气如一位冷漠的画家，悄然间为大地添上了一抹寒色。丫丫每日放学归来，犹如一只归巢的小鸟，迫不及待地飞向阳台，去探望那盆寄托着她无尽希望的盆栽。那花盆中蜷缩着一株孱弱的小苗，茎秆弯曲如老者佝偻的背，叶片卷曲，小得不过拇指般大小，仿佛是大自然的一声轻叹。

然而，丫丫每天总是兴冲冲地到阳台看两眼，然后失落地回房写作业。

徐莉则忙着炒菜做饭，锅碗瓢盆敲得叮当响。徐莉喜欢看丫丫吃饭的样子，丫丫总是一声不吭大口大口吃着，吃到最后一粒米也不剩下，这让徐莉很有成就感。不过，有时徐莉心中总会冒出一阵酸楚，就像海面突然跃起的一头鲸鱼一样。这时，徐莉就会把目光投向白墙上，那儿有他们一家三口的全家福。徐莉的丈夫是海员，一年才能回来一次。

徐莉已经习惯了这种“伪单亲妈妈”的生活，丫丫也很懂事，爸爸一回家就黏着爸爸，爸爸外出工作了，她也从来不吵不闹。

有一天，丫丫一回到家，放下书包，跑到阳台看了一眼，就蹦着跳着飞到妈妈身边，兴奋地大声叫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，花开了！‘爸爸花’开了！”

“什么‘爸爸花’？”徐莉一脸茫然地问。

“‘爸爸花’开了！你看，你来看！”丫丫不由分说地拉着妈妈跑去阳台，肉肉的手指指着那个花盆，像发现了拯救世界的大门一样。

哦，原是那盆盆栽，于时光的缝隙中，它悄然绽放出一朵黄色的

小花。那花瓣，一缕一缕地打着卷儿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细密卷发，怯生生地展露着它的娇颜。空气中，隐约弥漫着一股略带苦味的香气，悄悄地游走，如同古诗篇中的隐秘韵味，引人遐想，又让人心生怜爱。

徐莉记起来了，这盆花是一个闺蜜送的，叫作“金钱菊”。好几年了，这盆花就被冷落阳台，似乎每年秋天都会开出几朵小花，黄澄澄的，确实只有铜钱大小。

“爸爸花”，徐莉没想到丫丫给这花取了这么老土的一个名字。徐莉蹲下身子，紧握住丫丫的手，说：“丫丫，想爸爸了是不是？爸爸应该快回来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会给妈妈打电话的。妈妈告诉你，这花叫‘金钱菊’，不叫‘爸爸花’。”

丫丫昂着头，鼻子一哼：“就叫‘爸爸花’！每次‘爸爸花’一开，爸爸就回家了！”

徐莉心中一暖，鼻子却酸了。回想一下，是啊，这几年，丫丫的爸爸的确都是在花开这一两个月份回来的。徐莉没有想到，一向不太爱说话的丫丫，心思竟然如此细腻！

防盗门响起了钥匙的扭动声，徐莉和丫丫瞪大了眼睛，对视一秒，莞尔一笑，一起冲向大门。

门开了，一个穿着海员服的人站在门口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丫丫抱住了自己的腰。

“回来也不打个电话？”徐莉嗔怪着。海员爸爸松开皮箱把手，一把抱起丫丫，笑着说道：“我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”

丫丫深深嗅了一口花香，得意地说：“‘爸爸花’开了，爸爸就回来了！”（本文作者系仙桃二中语文老师教师）

【舌尖记忆】

## 母亲的腌菜

□杨兴杰

寒意如细密的针脚，一针一线缝入田野，把深藏的腌菜酸香悄悄织入记忆的褶皱。正是腌菜的好时机，那一口藏在小院角落的大缸早已被母亲刷洗干净，安静等待着一冬的酸咸滋味。母亲常笑着说，有了腌菜，冬天才有滋有味，不再单调。

儿时的冬天总来得格外早，寒风打着卷儿穿过村头，田野一片清冷。我站在母亲身旁，看她把一颗颗青菜整齐码入大缸。她的手冻得通红，却动作轻柔，一层粗盐撒下去，小心揉搓，让菜叶吸饱咸味。腌菜看似简单，却藏着母亲的独特技艺，她不依赖精确的配方，全凭感觉。母亲笑着说，这菜呀，有自己的脾气，手太轻味道不足，手太重则腌得苦涩。我心里暗想，母亲的手一定是最温柔的，能将普通的青菜腌成冬日佳肴。

小雪过后，乡村的空气中开始弥漫起淡淡的酸香，那是腌菜开始“出味儿”了。寒冷的清晨，我裹着棉衣，坐在灶台旁，看着母亲从缸里取出腌好的青菜，一块块切开，放进热气腾腾的粥里。腌菜在

锅中翻滚，酸咸的滋味浸润着米香，入口即是家的温暖，像是把整个冬天的阳光都收入了胃里。

那时候我们对腌菜的酸爽和咸香习以为常，却从未意识到其中包含的是母亲用双手细细调和出来的温暖。她腌的不仅是菜，还有一家人过冬的幸福感。

腌菜对故乡人而言，不止是简单的调味品，更是一种生活的象征。每年冬日来临，母亲总会腌上一缸又一缸的菜，不只是为了家人们的三餐，还会特意装好送给亲戚邻里，像是一份冬日特供的礼物。村里的人们彼此之间分享着各自的腌菜，谁家的菜多了一点甜味，谁家的偏咸一些，彼此品评，彼此笑谈。腌菜作为食物，此刻成为一种纽带，将亲情、友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，让寒冬不再寂寞。

离开故乡多年，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大缸，也很少有机会亲眼看着母亲腌菜了。每每寒冬来临，我会想起母亲的腌菜，心中升腾起一股温热。腌菜不仅是食物，更是母亲对我们的牵挂，是故乡的味道，是冬天里一份温暖的守候。（本文作者现就读于西安邮电大学）